

# 上帝用原住民部落的母語說話： 從部落母語情境詮釋法閱讀聖經與部落傳統

Walis Ukan ( 張秋雄 )

南非 Kwazulu-Natal 大學博士候選人  
本院舊約學專任講師

*Muru ta Utux Baraw rmngaw kari tama/bubu ta mpprngaw sediq; mtna saw Yesu Kristo rmngaw kari tama/bubu mniq alang na, wada mYuen-chu-ming. Dmuy ta kari tama/bubu ta smnru Theologi Alang Yuen-chu-ming mniq dealang ta; dmuy ta kari tama/bubu ta matas ni lmnglung, kiya ka pusu balay spruun ta Theologi Alang Yuen-chu-ming.*

實踐上帝使用我們人類的母語與人類說話；如同基督道成肉身在家鄉使用他自己族人的母語，成為原住民。使用原住民部落母語來談說族人在台灣原住民經驗的部落神學；使用族人的部落母語書寫與思考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神學首要的主張。

## 序言

從世居在台灣，僅佔台灣人口百分之二之台灣原住民語言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原住民的神學時，筆者會意識到此空間與領域是如此的窄小和區域化；如果再從自己族群身份尚未正名的「賽德克族」的立場來陳述時，那個陳述的量與空間又更顯得少數中的少數。從量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Mother Tongues)所可能陳述的不同面貌之原住民神學，必然是主流教會或宗派神學的邊緣神學主題，也必是教會出版與社會教育的邊緣素材；亦即台灣原住民母語書寫出版的文件，必然成為主流教會和社會教育的非中心論述素材，其原因在於台灣原住民母語讀者群的量必然是少數中的更少數。

但是，如果從台灣原住民部落族人的立場來思考，部落的母語被轉化成為講說上帝的話語之主要語言，或部落的母語被部落教會轉化成為口說和書寫的工具

時，部落母語已經不再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空間與領域裡中的少數，而是影響原住民部落最大，與最具體的母親/父親語言，深深地影響著部落族人的心靈世界。透過部落族人對於母語的意識，本篇想嘗試讓部落族人，不僅可以對基督教信仰有所新的認識，同時也可透過講說部落母語，喚起被隱藏消音的部落傳統，重新意識她們的存在，並在目前新的世代，通過部落母語的再解釋過程，賦於部落傳統新的意義，此乃台灣原住民部落神學從部落出發的神學主張。

本篇的論述是嘗試站在台灣原住民部落<sup>1</sup>的處境，亦即此「部落」指射任何有原住民聚集或居住的聚落，無論在山上、海邊；在都市巷道、大樓中；在垃圾山邊、都市邊緣臨時搭建之非法佔用地上；或在外國、或在不同地理區域聚集，甚至擁有著不同的國籍的台灣原住民，都是「部落」所指射的範疇。另一方面，「部落」意指台灣原住民各族群，無論是個人或族群，只要有意識到想要追溯自己和族群的文化傳統源頭，和身份的緣起時，唯都需要到母體「台灣」，各所屬的「部落」中，去填補身為台灣原住民心靈缺憾之「部落」意涵。這些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神學所指射的「部落」，皆用來回應現今台灣原住民部落神學中族人的事實場景。

我們不能否認，台灣原住民在整個全球化的衝擊下，也被帶動了台灣原住民本身，來自於自己區域性和本土性論證的相關議題。這些在台灣原住民作為主體性的議題，也讓我們台灣原住民有機會去思考，處於台灣主流社會劣勢地位的部落母語處境。聖經後殖民論述<sup>2</sup>和站在後現代主義觀點<sup>3</sup>的聖經詮釋和批判的挑戰，也漸漸地讓我們台灣原住民基督徒，不得不關注在台灣原住民本身的多元文化和部落傳統宗教的議題來提出反省。正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他所著的回憶錄《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s: A Memoir*)裡的前言提到他的書是一本「記錄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其中他說：

「人人都在一種特定的語言生活中生活；因為人人的經驗都是在那種語言中產生、吸收及回憶。我生命中的一個基本分裂，是阿拉伯語和英語之間的分裂，一個是我的母語，一個是我受教育及後來治學與教學

---

<sup>1</sup> 有關筆者使用「部落」的廣義的定義，請參考拙作：〈台灣原住民「部落經驗」角度的聖經詮釋法〉，*玉神之音* 148 (2002)。

<sup>2</sup> R. S. Sugirtharajah, *The Bible and Postcolonialism*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Asian Biblical Hermeneutics and Postcolonialism*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8). *The Bible and the Third World: Precolonial,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Encount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The Bible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Consider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3</sup> Fred W. Burnett, *The Postmodern Bib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5). L. Lieven Boeve, *Interrupting Tradition: An Essay on Christian Faith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Lieven: Peeters Press, 2002). Kevin J. Vanhooz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ostmodern The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的表達語言。」<sup>4</sup>

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是台灣原住民經驗所孕育、產生、吸收和回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落資源。但是，母語背後的情境世界，卻是部落族人在社會整個教育的過程當中，常常被忽略或遺忘的世界，這母語世界被刻意地邊緣化在一個沈默性的空間。如果，透過部落母語的再詮釋、再回溯和再呈現，必可以減少不少台灣原住民在部落母語，和外來語言之間的這種自我被分裂的痛苦。因此，本篇論述焦點將放在台灣原住民部落裡的母語，特別是部落裡的母語聖經，在經過部落族人親自參與翻譯和討論之後，已經將部落母語提升為為基督教的母語聖經所使用的主要語言，台灣原住民部落裡的族人通過母語的轉變過程在過去和現今所經驗的又是什麼(第一章)? 台灣原住民部落神學在部落族人的經驗上，部落母語角度又能呈現什麼新的意義(第二章)? 期待透過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詮釋(*TYCM Mother Tongue Perspective*)的論述，讓處在窄小台灣領域裡的台灣原住民部落神學，也能呈現人類共同關注的生命議題。

## 一 台灣原住民部落處境中的部落母語

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經過數千年，用口說來傳說祖先的傳統，唯從母語開始被書寫化時，部落已經從口傳階段進入到書寫階段。而母語聖經的翻譯完成，和部落族人使用自己的母語寫作，卻是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書寫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指標。只要台灣原住民部落裡，仍然有口說部落傳統的人(storyteller)，<sup>5</sup>原住民部落仍然還是會激盪在口說傳統和書寫母語傳統之間的影響。但是，唯有在部落母語還能持續地發揮其承載部落祖先傳統的功能上，用部落母語口說傳統才能顯出其意義。所以，進一步我們當思考部落母語在過去台灣原住民部落處境中，讓族人經驗到了什麼? 在過去和目前部落不同的生活領域裡又呈現出什麼樣的母語情境?

(1)殖民統治眼中低級的語言 殖民統治者無論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或國民黨專制威權時期，對於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的壓制，和刻意結構化的消音政策，是帝國化教育制度的普遍情形。將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置於「低級」、「粗俗」、「無學術」和污名化的標籤，使部落母語一直處在社會邊陲地位。讓原本就具有複雜多元性的部落母語，長久處在後殖民論述裡所稱的被棄用(abrogation)語言藩籬中

<sup>4</sup> 薩依德(Edward W. Said)，《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A Memoir)，彭懷棟譯，新世紀叢書(台北：立緒文化，2000)，41~42。

<sup>5</sup> 從台灣原住民部落來說，Storyteller(說書者或講故事的人)在部落裡，也當是一個「講說祖先傳統的人」(traditionteller)。

困陷許久。<sup>6</sup>

另一方面，殖民統治在台灣原住民的部落裡所實施的語言政策，明顯地讓台灣原住民部落族人，產生自己文化認同的疏離和排斥。這種文化霸權，為鞏固當權殖民者的威權結構，壓制原住民傳統語言和文化，讓台灣原住民部落語言系統和文化嚴重地被消音(silence)和扭曲(distort)，造成部落族人文化傳續上嚴重的斷層，族人與自己祖先的文化本源失去了養分的聯繫和滋養。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一直到 1990 年之後，民進黨開始在他們執政的縣市實施母語教育政策後，始讓台灣原住民部落，真正興起了「回歸部落，振興母語」的運動，部落母語在部落教室裡才喚起祖先聲音的回溯與學習。現今我們是否可以意識到，部落母語在大社會和部落裡，已經脫離了這被宰制和被殖民與被壓抑的陰影嗎？

(2) 教會傳講聖經-上帝的話的語言 自從部落母語被轉化成為部落族人用來口說傳述上帝的話，部落母語就已經在原住民部落的教會中一直被使用至今。起初基督教剛進入到原住民部落，會如此吸引多數族人進入教會，和接受基督教信仰其中之一的因素，就是自己的族人使用部落母語宣講上帝的信息，唱母語詩歌和跳傳統舞蹈。讓族人可以親切地熟悉來自原住民部落外之新的宗教信仰內容，因而，部落母語成為宣講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媒介。令族人熟悉的部落母語，拉近了基督教和部落傳統宗教之間的文化/宗教鴻溝。

聖經-上帝的話漸漸地在不同的族群裡被翻譯成為部落母語的聖經，雖然當中因為政治因素，聖經經過了注音ㄅㄆㄇ書寫符號轉變到羅馬拼音的記音符號書寫過程。<sup>7</sup>但是，無論如何，從目前台灣原住民部落來說，母語聖經卻是部落母語學習的最好教材，正如星.歐拉姆(Sing 'Olang)所說：

「阿美語的新舊約聖經都翻譯好了以後，就有比字典更豐富的詞彙語料。很多阿美族的族語教師在編寫鄉土語言教材的時候，發現本族的詞彙不足，沒有適當的詞句可以應用；我就建議說：「*Fangcalay Cudad*〈阿美語聖經〉裡面有用不完的詞彙與詞句，聖經是最好的語庫，裡面的詞彙應該不少於 60 萬個，可以從裡面挖寶。」因為聖經保存了我們祖先

---

<sup>6</sup> 請參考 Bill Asch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sup>7</sup> 請參考「台灣聖經公會」(The Bible Society in Taiwan)網站([www.biblesociety-tw.org](http://www.biblesociety-tw.org))當中所介紹的各原住民母語聖經史介紹。

美麗有生命的語言，也承傳了我們的傳統文化。」<sup>8</sup>

聖經保留了我們部落母語的聲音和豐富的語料，也成功地使用了我們部落母語來說明和呈現聖經的經文。原住民教會使用部落母語來宣講上帝的話，讓台灣原住民部落裡的教會，在部落母語傳承的使命上顯得格外地重要。

(3) 轉化口傳成為書寫的部落母語 台灣原住民擁有著複雜多元不同的部落母語，一般在部落中小孩子的母語經驗裡，也是第一個從我們的父母親在家裡口說會話的母語。透過部落母語的發聲與口述，也是唯一可以讓族人可以建構或孕育族人認同和文化的特點。

台灣原住民各族群的文化傳統傳承永續的重要工具，就是透過部落耆老們的「口傳」來代代延續部落裡的傳統。台灣原住民在沒有文字書寫的情況下，任何部落裡的文化和生活知識，都是需要藉由部落母語口說相傳，將這些祖先建立在實際生活經驗上的智慧：舉凡傳統宗教上的大小祭儀，生命禮俗、農事祭儀等部落大小祭儀；或從事於農事、狩獵、捕魚等等部落生活的林林種種經驗，都是透過部落母語的發聲，在部落的場域裡來傳遞迴蕩。

當這些可以聆聽的部落母語聲音轉換成書寫的語音符號，部落母語即變成可以用族人眼睛來閱讀的部落語言。部落母語隨著接受過社會教育的年輕一代，和知識份子所書寫的另一種新的母語書寫方式，呈現在書本、文獻、藝術、和新的舞蹈等等，這些在新的時代產生了另一個口說和書寫的部落場景世界。尤其，部落族人用中文呈現的書寫模式，將部落裡的心靈世界模擬，但當中使用中文仍然和母語陳述有其明顯的差異。布農族作家 Houhsyluhman Fafa (王新民)在所著的《那年我們祭拜祖靈》的自序中所說的一樣：

「這本文集有許多事物的描述礙於族人的思維方式和漢字本義的差異，常有「遺珠之憾」、「辭不達意」的窘境，這也是原住民文學創作者的一大辛酸，許多族群的經驗及用母語方能表達的智慧，無法用漢文字真實地呈現。因此，這本文集實際上無法涵蓋布農族古老深沈的人文特質...」<sup>9</sup>

所以，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轉化成為中文或其他語言，必然會產生這種的差

---

<sup>8</sup> 星·歐拉姆(Sing 'Olam)，<<阿美與聖經>與我>，台灣聖經公會網站 <http://www.biblesociety-tw.org/bmag/bmag08/Amis.htm>

<sup>9</sup> Houhsyluhman Fafa (王新民)著，《那年我們祭拜祖靈》(台北：晨星出版社，1997)，6.

異性。這種所產生的差異性，也同樣地會出現在直接使用母語記音書寫的本上。因為，當書寫成文本，就會將部落的這些部落母語侷限在「書寫者」的旨趣裡，並透過「書寫者」自己有限的認知和瞭解，將部落母語書寫形式化，其目的是希望給讀者「如聞其聲」、「如臨其境」之感。但是，書寫出來的部落母語，畢竟不再是口說式的母語，而是另一種傳達部落母語聲音的意義符號的書寫式母語了。這種的書寫式的部落母語，在母語聖經裡所呈現的複雜母語句構和句型，最為明顯。這種的文體已非一般部落族人口說式的部落母語；換一句話，部落族人的創作文學，使用中文式的部落母語書寫形式，和書寫於聖經裡的部落母語句型，已經很明顯地與部落母語之口語形式有所不同。

(4) 部落學校教育的邊緣教材 雖然 1991 年教育部為推展原住民母語教學，頒佈了台灣南島語言的語音系統符號，作為台灣原住民各族母語言書寫之憑藉。在 1993 年起也鼓勵出版原住民語言教材、語法、語彙或書寫等問題的著作，和原住民傳統歌謠、神話傳說之書寫收集整理、研究或創作等。1995 年教育部也補助國民中小學實施鄉土教學計劃，以直轄市、縣、鄉為單位，進行編輯鄉土教材、教學媒體、教學設計、教學資源收集、建檔等工作。

這些政策不難看到部落裡的學校教育在這些政策之堆行下，有很明顯在部落母語的教學上面，產生非常多的積極鼓勵面。特別是，母語教學變成正式的課程(雖然，大部分學校僅兩小時)之後，通過母語認證的部落族人，加入了母語教學的陣容，使母語學習在部落裡所產生的學習風氣，也帶動了部落傳統和文化祭典等回覆和探索。

但是，英語和中文的學習，比自己母語來得有前途的普遍教育價值影響下的部落，似乎還是無法讓部落孩子在自己的母語的學習過程找到更積極的鼓勵因素。2006 年 3 月 9 日教育部與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宣布，九十六學年度起，通過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的各級考生，升學時將享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加分比例，若未通過或未參加考試，九十六到九十八學年度仍可加分百分之二十五，但是，九十九學年起將逐年降低加分比例。這種有相當有吸引力的母語政策，真的是否可以成為激發部落在學學生學習母語的一大誘因，這是值得期待的。

(5) 停留在部落老人回憶當中的語言 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事實，部落母語的活字典是在部落裡的耆老們身上，她們所記憶的字彙成為了我們部落教室一個很重要的資源。有些部落母語可以使用的古典字彙和語法，新一代的族人已經不會使用和口說；而且，有許多的字彙都需要部落耆老的參與，才能改正和修飾部落母語的書寫教材之正確與否。部落耆老早晚會離開，如何讓現存的部落耆老，成為我們教學部落母語的活老師(雖然他們沒有母語認證的證明)，這是原住民部落

在學習部落母語上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雖然有不少通過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的部落族人，我們仍然應該謙虛地向他們耆老學習，因為停留在部落老人當中的部落母語，是需要努力強救的。

(6) 都會型原住民聚落的失語症 部落族人因為自己小孩子的教育問題，一部分從國中開始，甚至有的從國小就離開了部落到都市裡就學。在補習教育風氣興盛的都市裡，原住民學童的母語學習常常會成為學習母語的一個斷層。父母忙碌於工作，孩子放學之後就往補習班去補習，部落母語的學習很難能夠在都市孩子們的作息表裡，有明確地學習時間。有的運氣好的部落孩子，在自己的國、高中學校裡就有部落母語的學習，或都市裡有成立「部落大學」或「母語教室」可以學習。但是，這種都會型原住民母語失語症，在都市裡的原住民聚落，似乎是一個平常可以看到的部落母語情況。當然，在部落裡也是有這種的問題。

台灣原住民部落處境部落母語的使用、維持、和發展，都攸關部落族人的族群意識、個人認同、文化傳承，和傳統精神的承傳。以上是部落母語在原住民部落和聚落裡族人所經驗的母語處境。對於有意識到部落母語有危機的族人來說，部落母語曾經過了殖民統治眼中肆意地消滅和消音，但是，索性在部落教會空間裡，部落母語卻被使用在解釋和說明基督教信仰的語言。這讓部落母語可以殘存於部落裡的教會，被當成書寫與口說上帝的話的主要語言。部落母語聖經的翻譯完成，以及部落知識份子的書寫記錄和論述，以及學校母語教材的編定等，更讓部落母語，從口說傳統正式地進入到書寫傳統。原住民加分鼓勵政策，能否使部落和都會區裡的原住民族人，那種普遍部落母語的失語症的窘境，能得到正面積極的抒解和刺激呢？

## 二 部落母語詮釋在基督教與部落傳統之間

部落母語的學習目標不僅僅在於是否會正確地讀出聲音，或寫出正確讀音記號，或透過部落母語的學習讓族人去欣賞認識自己祖先母語的語言結構、詞彙、語法、語意及詞義、句構等；更重要是進一步地透過部落母語的學學過程，能夠意識到部落母語背後承載著祖先的傳統文化、傳統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地理天文智慧、傳統社會組織、部落史、傳說故事、部落大型祭典等等部落傳統。這種企圖想探索部落語言背後隱藏的豐富部落文化傳統的回溯和欣賞的詮釋法，正是部落母語詮釋法想要努力的一個面向。這種文化語言學(cultural linguistics)的詮釋向度，正像 Gary B. Palmer 所說：

「在文化語言詮釋(*cultural linguistics*)上，語言的音素會被聽成為在複雜

範疇裡的語言圖像(image)；單(字)詞所含的意義和圖像輪廓、意境、情節有

關；子句的圖像立基於結構；論述(discourse)受圖像本身所指射和所隱含的世界觀之影響的過程裡產生。此方法的發展來自於舊的傳統和現今人類語言學科，迅速地在語言學領域中發展。」<sup>10</sup>

站在原住民部落族人的角度，當部落母語被用來翻譯基督教經典，和闡述基督教信仰內容之後，部落族人應當可以意識到部落母語在基督教聖經和傳統宗教之間，已經產生的轉化動能(dynamic power)，即部落母語已經將基督教和原住民部落兩個世界做了一個跨越-連結；以及再解釋-再建構基督教信仰內涵和台灣原住民祖先智慧傳統。特別處在現今的部落族人，透過部落母語在聖經和部落傳統上的閱讀和回溯，可以讓聖經裡所凸顯的人類生命體驗和台灣原住民部落的生命經驗作對話相互吸引與刺激。

#### 跨越-連結部落裡的基督教和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信仰

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在翻譯成為母語聖經之後，顯然已經在基督教的信仰和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信仰之間產生跨越-連結(cross-link)的功能，無論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部落母語就可以在兩者間產生這一種有機性的意義連結。正如孫大川在 David Crystal 所著 *Language Death* 《語言的死亡》的中文版序提出：「母語是通往祖靈的護照」，當中也說到：

「部落是台灣原住民語言運作的固有場域，也是原住民語言保存的最後堡壘...幾千年來，原住民語言的特色與功能，就是為部落社會而設的...換句話說，台灣原住民母語復振的設計，應當以部落為單位，地名的恢復、山川草木族名的賦予、祭儀的活化、空間特色的營造、既有倫理的遵守等等；這些符號系統必須與族語的學習產生一種有機的意義關連，原住民母語才能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存在。」<sup>11</sup>

台灣原住民部落裡的基督教立根於台灣原住民部落裡，很自然地，這種來自

<sup>10</sup> Gary B. Palm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4.

<sup>11</sup> 孫大川，〈母語是通往祖靈的護照〉，大衛·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語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 (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19-27.



於部落的部落母語運作的場域，也都會影響到部落裡的基督教信仰。部落母語背後有語言的意象(imagery)，這些意象都受到部落文化傳統所界定。背後有著部落族人長久累積的智慧，透過語言的塑成產生了語言的認知模式、傳統圖像、語言的語境、和其他習慣性在不同的脈絡來表達出來的意象運作。這種語言和文化之間寬廣的關係，意味著從文化語言向度的詮釋，會關心不同民族之間的通俗知識，也會注意到主流語言和文化，在參與研究和敘述不同種族之語言時，在部落傳統論述裡他們所佔的角色。因為主流語言和文化所陳述的背景資料，可能不是來自於當地人所瞭解的意義。因此，Palmer 認為文化語言詮釋向度，主要關心的不是人如何談說一些客觀的事實，而是焦點放在人是如何按照他們自己的語言意象，來談說有關的世界。當中所關心的問題，在於人們如何透過這些表述的形式，表達出語言背後所建構的經驗和深奧的意義。<sup>12</sup> 從這種幾度來說，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本身，就已經承載著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和建構的世界，只要連結在這些意義上面，部落母語才能產生有血有肉的存在符號。

非洲原住民新約學者在使用自己族人母語的詮釋議題上，也有相同的看法，例如：B. Y. Quarshie 也主張：

「這個著眼點在於非洲和聖經可能有關連，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面，讀者會察覺到聖經和非洲的世界觀有些類同。這也提供聖經研究的機會和神學場景的一個挑戰。聖經和非洲兩者世界觀能增進心靈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不斷的互動影響和相互滲透。心靈世界從沒有從物質世界中被切割出來...」<sup>13</sup>

因此，當我們部落族人使用中文和自己的部落母語再口述聖經裡的信息時，我們是否能夠敏感，我們部落母語的字彙，承載著部落傳統生命的經驗和世界觀呢？在一般聖經詮釋，原住民部落母語不曾成為我們詮釋的主體，而是被用來闡釋外來宗教和知識的媒介；不是成為詮釋部落傳統宗教和文化的主要論述語言，而是被消音在基督教和外來強勢主流價值的詮釋空間裡的被邊緣語言。台灣原住民部落母語詮釋的這種文化語言的進路，就是要讓部落族人在部落裡，在使用部落母語說明或解釋聖經的信息和觀點，或在介紹來自外來的學術觀點時，能夠意識到：需要站在原住民部落族人，在使用這些部落語言時的族人觀點來思考。回溯部落族人，如何透過部落母語講說某種觀點和思想，進一步去尋思部落族人所

---

<sup>12</sup> Gary B. Palm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 36.

<sup>13</sup> “The respect that Africans have for the Bible may be related, in part at least, to the affinities that readers detect between the biblical and African world-view. This also affords Biblical Studies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challenge to make an impact on the theological scene. The world-views of both the Bible and Africa appreciate the constant interaction and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the spirit world and the physical world. The spirit world is never cut off from the physical world...” quote from B. Y. Quarshie, “Doing Biblical Studies in the African Context- The Challenge of Mother-tongue Scripture”, *Journal of African Christian Thought* 5/1 (2002), 4-14.

建構的意象和世界觀又是什麼？

在詮釋學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都強調語言和存有的關係，主張語言是存有的所在，我們是在語言中，並且通過語言而生活的。語言是傳統的儲藏所和溝通的媒介；傳統將自身隱藏在語言中。語言、歷史和存有不僅相互聯繫，而且相互滲透。<sup>14</sup> 高達美認為語言的典型不應該是依據其形式，而應該是依從於它歷史地傳達給我們的事物，而且包覆著一切可能成為我們對象的東西。<sup>15</sup> 所以，語言會開顯我們的生活世界，語言的能力在於開放出一個空間，使得世界能夠在其中開顯自己。<sup>16</sup> 語言的可理解性，使我們能夠理解那在語言之中所要表達出的更深層的不同意義世界。<sup>17</sup> 在理解情境中的詮釋表達，最有可能意識到他們透過語言被表達出來的可能性，不能始於空無(nothing)或結束於無限的距離。<sup>18</sup> 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釋，所有的解釋產生於成為詞彙的語言和解釋者自己的語言為媒介。<sup>19</sup> 語言本身就像世界的經驗(experience of the world)，在探索語言的經驗世界，不是要問我們手上這些經過計畫或審慎的在人類經驗世界的語言經過編輯的是什麼，而是要問所存在的是什麼(what exists)，在當中人類如何認知她們的存在和意義。語言描繪了人類世界的經驗，這些世界的經驗，藉著語言建構了適合於她們和她們意義的世界。因此，我們所承襲的傳統，會再次地通過我們的瞭解和解釋來述說。<sup>20</sup> 因此，Palmer 也主張「在語言中最終表達出來的東西不是人的「反思性」，而是情境本身。而語詞的主要功能在於透過語言，並在語言之中被表達出其實在性。<sup>21</sup>

所以，部落母語當被使用在聖經的翻譯之後，部落母語就已經開顯了聖經的世界；同時，部落母語本身的世界，並沒有因為部落母語被侷限在講說基督教的信仰內容之後，部落母語本身的語言世界就被毀滅或消失。部落母語開顯了聖經所傳達的基督教信仰的語言和內容，同時也開顯了隱藏在部落母語之後的部落傳統宗教的信仰內容。換一句話說，部落母語跨越-連結了兩個宗教的信仰內涵和經驗的世界。

布農語聖經裡將上帝翻譯成為部落母語 *Dihanin* 或 *Tama*(父) *Dihanin*，在聖經裡是要說明這一位被稱為耶和華( $hw''\dot{i}hy>$ )和耶羅興( $\sim yhi\_l\{a/\}$ )的這位 *Dihanin*-以色列上帝，祂創造世界與所有人類，且進入到人的世界施行拯救和審判。祂將在埃及地作奴隸的以色列人解放，引領她們到達迦南地成立一個國家和民族。但是，以色列在宗教和生活上的腐敗，相繼地被北方強勢的帝國所消滅。基於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執著，重新在耶和華宗教信仰的整合下，這個被強

<sup>14</sup> 引自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詮釋學) (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206-207。

<sup>15</sup>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240.

<sup>16</sup>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243.

<sup>17</sup>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246.

<sup>18</sup>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 183.

<sup>19</sup>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ontinuum, 1975), 350.

<sup>20</sup>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413-414.

<sup>21</sup>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285.

權帝國撕裂遣散的民族，至終沒有在世上被消滅，仍能擁有強韌的族群生命力繼續的存活。這種在聖經裡，用部落母語“*Dihanin*”所告白的上帝，在以色列族群當中成就了宗教信仰和民族永續與否的關鍵角色，<sup>22</sup> 透過部落母語 *Dihanin* 開啟了部落族人去認識另外一個宗教的世界。

但是在部落母語 *Dihanin* 所開顯的布農傳統宗教世界又是什麼？布農人的傳統宗教是以 *Dihanin*（天）與 *Hanido*（精靈）觀念為主。*Dihanin* 是獨一真神，祂也被稱為「天」，或「宇宙」，當中有著布農族傳統宗教信仰所宣稱天地和宇宙都是 *Dihanin* 所有的意義；祂同時也和族人的倫理傳統密切有關。因為，*Dihanin* 在監視著每一個人的生活 and 行為，所以，個人的所為就會和團體的命運互相關連著，人的行為會受到 *Dihanin* 的獎賞或懲罰。<sup>23</sup> 換一句話說，傳統布農族「神」的概念，會和「天」、「宇宙」相連結的概念，在說明 *Dihanin* 支配世間人類，和掌管著人類的哉禍與福樂。

部落母語所描繪的傳統布農宗教 *Dihanin*，並沒有像布農母語聖經裡的 *Dihanin* 所表達擬人化之創造神：進入到人群當中聽、看、瞭解、甚至進入干預等擬人化的認知。創造的 *Dihanin* 也比較沒有那麼地明顯在傳統布農宗教裡。這裡透過部落母語 *Dihanin* 所呈現的兩個宗教的世界，可以透過語言的中介，將這兩者的宗教世界開顯出來，這就是部落母語詮釋要努力的面向。台灣原住民各族的部落母語，已經將 *Cemas*、*Utux*、*Kawas*、*Twaumas*、*Taoduto* 或 *Mangajiachlemb* 分別被進到部落裡的基督教聖經，被當成為說明基督教所相信的神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去意識到，這些我們在母語聖經裡被稱為「神」的部落語言，所開顯的基督教信仰世界，和我們部落傳統宗教世界之間有著許多不同的信仰世界內容。尤其後者，身為部落族人更需要我們在閱讀聖經的過程裡去深入跨越-連結，去探索那部落傳統宗教世界。

其他尚未翻譯完成部落母語聖經的其他族群又是如何呢？例如：比努悠瑪雅呢族人所說的 *Demaway*(至高者)、*Hemasi*(創造者)、*Pavensen*(造人者)、*na uLa I kaylangan I kayTasan*(在天者)、*na pakuwamau-na pakuwaziu*(宰制者)<sup>24</sup>這些族人對神的稱呼，部落裡的耆老又是怎麼瞭解和認知這些字詞呢？當基督徒族人在使用這些字詞形容基督教的上帝時，又會帶出什麼不同的意義呢？部落母語可以提供這個功能，來跨越-連結這兩者世界，可以讓部落母語在文化語言上的詮釋向度，可以觸及到基督教的世界和部落傳統宗教的世界，來開顯部落母語所呈現的不同世界。

## 再解釋-再建構聖經經文信息與原住民部落祖先傳統

<sup>22</sup> 可參考 Rainer Albertz, *A History of Israelite Relig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Period*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4).

<sup>23</sup> 伍稚，〈布農族的原始宗教與基督教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1(1990), 41-66. 黃應貴，〈東埔社的宗教變遷：一個布農族聚落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3 (1982), 105-132.

<sup>24</sup> 汪美妹(Varikai)口述，曾建次神父編輯，〈祖靈的腳步〉(台北：晨星出版社，1998), 19-20.

當母語聖經被翻譯成為部落母語，或部落族人使用部落母語詮釋或說明基督教信仰內涵時，部落母語實際上已經作了跨越-連結的功能，使部落族人可以透過部落母語，觸及到基督教的世界和部落傳統宗教的世界。另一方面，站在現今台灣原住民部落族人的角度來說，使用部落母語講說本身，就已經在聖經經文和部落祖先傳統上，作了再解釋-再建構的功能，無論部落族人有意識或沒有意識到。

舉例來說，創二至三章伊甸園故事，在部落母語聖經裡各族「伊甸園」有著不同的翻譯：排灣族母語聖經翻譯成為 *quma i idin*，太魯閣族母語聖經翻譯成 *Idin qbliqan*，阿美族母語聖經翻譯成 *Itin a palosayan*，和布農母語聖經翻譯成 *Eden alinaskalan*，這些字都是翻譯自希伯來文 !d< [eḶB. - !G : (*Gan-Bü`ë`den*)。

這幾個母語聖經的翻譯都出現了原文的「伊甸」(!d< [eḶB)(*idin, Idin, Itin*,和 *Eden*)的名詞，而最大的不同在於「園」(!G :)這字的翻譯，排灣族母語聖經加入 *quma*，太魯閣母語聖經加入 *qbliqan*，阿美族母語聖經加入 *palosayan*，布農族母語聖經加入 *alinaskalan*。這些字除了排灣族的「*quma*」(田園)之外，都有個共通性，即其翻譯不是來自「園」(!G :)這字，而是接來自「伊甸」字根的意義：快樂或高興(pleasure)。

*Idin qbliqan* 部落族人無法聊解這個新字眼，除非族人是基督徒時，才會認知這新詞的意義乃是在指「伊甸園」。*Qbliqan* 可翻譯為「快樂」或「富足」，意即「極樂世界」或「樂園」。整個字詞可以翻譯成為「伊甸極樂世界」或「伊甸樂園」。此字詞已經將亞當夏娃棲息在伊甸園不愁不慮食物，和大自然動物和諧、快樂、和健康之生活之樂園情境描繪出來。但是，在部落族人裡是否就有稱為「*Qbliqan*」的地方名稱呢？而此「*Qbliqan*」的地方被描繪，如同亞當夏娃無憂無慮與上帝同在的樂園一般？我認為這對部落族人來說「*Qbliqan*」所暗示的地方，對部落族人來說是陌生的，因為沒有一個稱為「*Qbliqan*」的地名和場所。但是或許有些部落基督徒會辯稱：這「*Qbliqan*」的地方是暗示著族人死後，要回到祖靈之家的樂園，因為，要符合亞當夏娃生活在富足、快樂、和無憂慮和病痛的世界，只有祖靈之家才能相互對應。如果這樣解讀，就會將「*Qbliqan*」解釋成為帶有終末性意義的樂園。顯然，這並不是「伊甸園」：人類最原初所棲息之地方的意思。所以，「*Idin qbliqan*」對部落族人來說是一個新的詞彙；是一個用來說明基督教信仰世界裡的人類最起初棲息之所在。

雖然，部落母語透過「*Idin qbliqan*」，已經將「伊甸」的意義表達出來，並且，用此母語來說明亞當夏娃在這伊甸園的極樂情形。但是，同樣地在使用這個部落母語「*Idin qbliqan*」時，部落族人在部落母語情境的傳統裡，也會將此字詞

牽連到具有終末性的未來「祖靈之家」的意義上。這種部落族人在自己文化語言上，對於母語的認知詮釋向度，會很自然地使族人在閱讀聖經經文，開顯另一個我們在教會裡所隱藏或消音的部落祖先傳統層面。我們或許要問：在教會裡我們為什麼聽不到這種的詮釋，而必須要在文化或教育界的族人當中才聽得到這種的詮釋結果呢？

部落母語詮釋的方法不是要問：翻譯之後的母語聖經所使用的新的母語語彙和原文或中文的意思接近與否；而是要問：翻譯成為部落母語之後的這一些新「字」或新「詞」的意思是什麼？從這些母語字彙的「字根」拆解和呈現的「意象」是什麼會深入去回溯。特別是從部落母語的角度，會再一次去思考，這些所翻譯出的新字或字詞，所引伸出來部落族人的解讀世界。所以，「伊甸園」在排灣族母語聖經加入了「*quma*」（田園），阿美族母語聖經加入了「*palosayan*」（花園），是否引伸出了如同亞當夏娃所處的生活情境？當部落族人他們說到「*palosayan*」時，直接想到的是什麼意象或又表達了什麼意思？也有終末性的意義？或此字彙背後擁有部落裡的神話傳統或儀式隱藏在當中？布農母語聖經加入了「*alinaskalan*」時，「*naskal*」字義可翻譯為「快樂」，「*-lan*」是指「地方或場所」，「*ali-*」指「在」。當部落裡的布農族人說到「*alinaskalan*」時，會想到的是背後有著傳統祖先的叮嚀的一個地方，此地方是快樂沒有痛苦之地。亦即這地方，就是過去祖先勉勵布農部落族人要行事為人端正，不可行惡，因為族人死了之後我們都會到 *alinaskalan* 與祖靈會面的地方。

達悟族還沒有翻譯整個聖經為部落母語，但如果沿用以上族群要表達人死後善人的靈要到達之地，就會用“*dumaravan atukun*”（穿白衣服人<祖靈>的山）來表達這個地方，這地方是良善的祖靈所居住之山(*tukun*)，他們都身穿白衣服(*maravan*)，專門照顧和賜福給部落族人的祖靈。而那些在世上行惡的族人，他們的靈會永遠居住在 *kasisibuwan*（字意為「垃圾」或「丟掉的地方」）。<sup>25</sup>

以上所開啟的世界，皆是來自部落母語的詮釋視界來的，即部落族人在自己所用的部落母語本身所加入的這種思考面向，這是部落母語詮釋法所要的實踐的面向。認知我們所使用的母語，拆解我們所使用的母語語彙(詞)，再來追溯我們部落裡面使用這些的語彙(詞)，背後有那些另外更深層的部落哲學、思想、和意義世界。透過這一層次的閱讀過程，再來看聖經經文內容，就會產生很不同的視界。所以，我們部落基督徒族人能否在閱讀聖經的時候，可以使用部落母語分享述說聖經的信息。在這新的時代，更重要地是開顯那與我們部落母語連結在一起的祖先心靈世界，這才是我們台灣原住民心靈的最根本食糧，也是部落基督徒族人的一個使命。要能達到這種的詮釋的意境，只有透過部落母語在閱讀聖經的時候，才能在聖經經文信息和原住民部落祖先傳統之間作到這種再解釋-再建構的功能，並讓這兩者世界作視界上的融合。

---

<sup>25</sup> 此部分內容要感謝 2006 年寒假期間，選修牧範學碩士課程，參與筆者的「台灣原住民部落聖經詮釋法」研習的牧者，他們在課堂所提供的資料。當時布農族牧者有田榮貴牧師(*Hadul Tasiulavan*)、馬成貴牧師(*Lumav*)；阿美族有高文成傳道(*Namoh*)，排灣族有高萬喜牧師，以及達悟族周定送牧師等參與討論。

## 激盪-分享聖經裡的族群和台灣原住民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

部落族人使用部落母語閱讀聖經的時候，會激盪出什麼樣的問題、主題、意境、圖像、或部落裡的神話、生命祭儀、部落傳說、或傳統倫理價值觀等等，都是母語詮釋法透過部落母語出發探索時，常常會出現的閱讀結果。最後一個部分，部落母語詮釋法要反思：部落母語在部落族人實際應用到再閱讀-再解釋聖經和部落傳統的時候，還有一個實踐的使命，即要問：是否可以激盪-分享出聖經裡所出現的不同族群和台灣原住民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因為，透過部落族人的經驗，可以鼓勵族人伸出關懷整個部落，和關心來自大社會所帶來不同的公共事物議題，甚至關心到部落以外的世界。

亞洲聖經詮釋學愈來愈關注外來基督教在進入原住民部落時，是否還會假借著「聖經化」(biblicization)的名，強勢地介紹「他人」外來的價值觀侵入(encroachment)當地文化內涵裡的閱讀反思。這種侵入式的宣教目的，其目的是為了要當地人與自己的文化產生斷絕關係(repudiate)，並會使當地人認為使用當地文化來傳達基督真理是不合適的看法。因此，就會撤換或取代(Displacement)當地的文化，且也會墨守於唯有透過寫下來的原(經)文形式，才能成為宗教教導的唯一價值，藉此來敗壞當地人民可能的口述傳統。<sup>26</sup> 這種文化意識上的聖經詮釋在後殖民論述，和後現代思潮裡，特別是在第三世界聖經學界常被用來著墨不少。<sup>27</sup>

因此，部落母語聖經閱讀方法，可以避免部落裡的基督徒族人，僅使用部落母語來闡釋說明基督教信仰，來忽略或斷絕了自己部落本身，透過部落母語所承載的過去部落裡的生命經驗種種，讓基督徒族人還沒有去探索部落經驗以前，就對自己的傳統作了隔絕和否定。透過部落族人熟悉且平常就在使用的部落母語，就能夠回溯探查部落的傳統宗教，深化部落母語本身的意境內涵，挖掘部落母語背後我們族人過去的生命經驗，來相互輝映探索聖經裡不同文化、宗教、傳統、和主流或被邊緣化不同民族的生命經驗，來正視族人在部落裡所經驗來自外在大社會的強勢影響。

聖經裡雖然集中於古以色列人和初代基督徒的生命經驗，但是，圍繞在她們族群的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傳統的生命經驗，也透過了他們在聖經裡的描述，多少也可以體會一些他們在聖經當中被隱藏或被忽略，甚至被扭曲的生命經驗。聖經透過長久口傳時期的傳述，後來使用語言符號加以書寫，使我們可以透過語言媒介的描繪，讓我們認識古以色列人和初代基督徒，他們對於生活種種的觀點和態度。這些經驗，也都是他們在所處的不同社會脈絡和不同政治環境下，所累積傳頌書寫的經驗文本。因此，部落族人在使用部落母語閱讀聖經的時候，我們

<sup>26</sup> R. S. Sugirtharajah, *The Bible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1-73.

<sup>27</sup> 可參考 Fernando F. Segovia, ed., *Interpreting beyond Borders, The Bible and Postcolonialism 3*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0).和其他第三世界神學家的論述。

應當要去尋問的問題，乃是：這些部落母語背後這些族群的生命經驗了什麼？當人處在當時，這些部落母語字詞所能展開或深化的人類生活經驗又是什麼？所以部落母語聖經詮釋，就是想要在部落母語的語彙(詞)背後，探索聖經不同族群和部落族人使用這些母語字詞時，可否能開顯不同宗教文化上的生活經驗種種的探索。

例如：當我們使用排灣族的部落母語談「貧富」的觀念，我們就要知道部落族人稱「富有」為 *milatsik*，「小康」叫 *mazulan*，而「貧窮」叫 *kamaulaman* 三種層次。雖然，我們可以瞭解這種的區別，但是過去在部落社會裡的生活狀況，要描寫這種貧富觀點時，我們現今的認知，和過去族人的生活水平的瞭解，總是會有不同的經驗層次。部落族人在過去的生活水平，這種貧富的差距相信並不會很大，或許最常見的是比較富有者會常吃到小米飯，有小米可以釀酒，所以可以喝到小米酒，或吃到小米包肉做成的小米糕；家中有象徵富足的陶壺與鐵鍋，或個人有較特別的珠子與紋身。族人若是小康者，就是吃芋頭、甘藷為主食，但仍然還是經常可以吃到小米飯，在酒與肉方面可能就比較少吃喝到。貧窮者就很難吃到小米所做的食物，常年會以甘藷、芋頭維生。但是部落裡最窮，也不會有乞丐產生，因為部落族人都會相互地支持和分享。<sup>28</sup> 透過部落族人的母語所無法表達出來的內容，會在不同環境，不同宗教文化，不同的年代下會有不同的意義解讀，這我們就需要去認識。因為部落母語背後隱藏的這些經驗和我們的經驗會有一些差距是很正常的。但是，不同時期族人為了生命的永續，那種表現出來的堅毅生活態度，卻是在不同時期裡透過部落母語的口說，讓部落族人可以體會，讓現今部落族人產生生命經驗上的相互激盪和分享，進而得著鼓勵、支持，有勇氣來面對生命的挑戰。

當部落族人使用自己的母語，在閱讀耶穌的母親上耶路撒冷聖殿，將耶穌獻與主的祭儀，當中有紀錄西面祭司的禱詞(路二)，這些禱詞會不會讓魯凱部落族人去反思到部落傳統裡的 *Kia mangeale*(嬰兒十天之祭禮)呢？魯凱族奧威尼·卡露斯(Auvini Kadresengan)在他所著的《野百合之歌：魯凱族生命禮讚小說》這樣描述魯族嬰兒十天之禮(*Kia-mangeadle*)當時祭司獻上祭物時的禱詞：

「*Kusu ka ua bekace ki vayka yia beleng! Kusu ka mu balhithi nay ka marudraudrange nay! Pataruamara su ki kai lhulai naiyiane, lhi pakituvalane nay kaisauakuludru nay sii sa kiaseasene nay. Pu eratha ku mabula kai niake ini ani kai sangu kaikai ki chaemane. Batha ki thingalane ki tinaini, ani thingale ku piyaiyiane lapu sii buthu pau lecege ki kadalhanane. Tala ku sapa tarumarane liniane, la nikai ka rugase ki mati kuruane. Kikai tina itane ka lavane kayia padaini. Kusu ka amani ku tua lalake naiyiane kikai barate nai agane su lhika amani ku lhi saruru ku niake kai ki ua cekecekele. Ku ta piapiane su ki marudraudrange nay arakai ku erai su pa banau kit u agane su, paka kecengamia kau adreme ani kai ki mua ki ngia liisiane sii la caemane drekasa ki tina ini*

<sup>28</sup> 石磊，《排灣族》，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李壬癸主編（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1997）。

*ani arakai ku sa kialibake tu adrau la patarumara ku thingalane su ani paulecege ki kadalhanane lu.*」(中譯文：創造太陽的神者阿！還有我們祖先阿！

你賜給我們一位嬰孩，我們以這一份表示對我們的敬意和感恩。注入你們聖潔的血液於他的生命，使他有足夠的體力抵禦外侵的病魔。賜給他的伊娜聰明智慧，使她能知道如何養育，和教導如何明辨是非善惡並選擇正路。賜給他們充分的物質，使他們不致於生活困苦或生命枯萎。這一份是屬於創造人類之母，啦哇呢(Lavane)的份，你是我們人類的伊娜，在我們手中是你的子孫，他及將要永續這個家族的生命，一如你以往照顧我們的祖先一樣。用你神聖的血液洗滌孫兒身體的污穢，讓他的健康如鋼鐵般地堅強，所有的疾病必不侵入他，指導他的伊娜如何用「愛」來養育，並且賦予她「智慧」使她知道如何引導他走正路。)²⁹

當魯凱族族人在使用部落母語閱讀，可以讀出以上的部落傳統，其他族群部落族人又會如何激盪出部落裡的傳統呢？這個部落傳統背後有什麼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可以讓我們去認識的呢？為什麼魯凱族部落族人要在嬰兒時期舉行 *Kia mangeale*(嬰兒祭禮)，這背後有什麼樣的生命經驗在那裡呢？當魯凱族人獻上嬰兒時，當中充分地表達出了嬰兒的生命，延續著家族和整個族群生命的永續，疾病可能傷害嬰兒幼小的肉體，更需要父母加倍地關懷照顧。嬰兒普遍容易死亡，在醫學不發達的時期是最平常的，甚至在現今嬰幼兒也是需要多加的關心，因為他(她)們幼小的生命很容易夭折。

所以，人普遍的經驗就是尋求神的眷顧，來引導祝福嬰兒的生命能夠茁壯成長。嬰兒祭禮無論是在古以色列人或猶太人，甚至在我們台灣原住民各族部落裡的傳統，雖然有著不同的形式，卻都仍然會延續著這個禮儀，來正視嬰幼兒生命容易被傷害的事實經驗。當這個嬰兒祭禮，已經在基督化之後的部落生活被消音和毀壞之後，我們很少被鼓勵再次地使用這個嬰兒祭禮。當我們想到小小嬰兒耶穌本身，在過去也享受過了傳統的嬰兒祭禮，在聖殿裡也受到祭司的祝福。為什麼這個部落祭禮，就無法在部落裡的教會再次地展演，學像耶穌的在嬰兒時期受

---

²⁹ Auvini Kadresengan(奧威尼·卡露斯)著，《野百合之歌：魯凱族生命禮讚小說》，台灣原住民50(台北：晨星出版社，2001)，80-82.



到祭司的祝福呢？是祭儀重要？還是祭儀背後人類共同面對嬰兒幼小容易受到摧殘的生命之經驗，同樣都藉著這個祭禮來呈現呢？

如何在部落母語的使用上，可以意識、深化和跨越在聖經各不同族群的經驗，和各台灣原住民各部落經驗上的閱讀，這是原住民部落母語詮釋法的一個實踐面向。透過部落母語的再詮釋和再說明，可以讓部落族人擁有一個超乎部落之外更寬廣的部落母語視界，透過不同族群的生命經驗的激盪分享，更可以讓部落族人在使用部落母語的經驗上，構築更寬廣的人類生命世界，來相互學習和激勵。

## 結 論

原住民部落母語的書寫，將是這一代台灣原住民族人在部落裡最大的挑戰之一。部落母語並非靜態的語言，字彙的內容也隨著部落傳播媒體和教育制度裡強調英文和中文的政策而有機動性的增加和消失。部落母語未來要能繼續地發揮其功效，除了要關注於部落的耆老的口說智慧，及教育和文化工作者努力紀錄和收集母語語料之外；鼓勵原住民教會傳道人用母語書寫講道篇，和收集每週主日禮拜所使用的母語講道篇，將部落母語的書寫，實踐在每週主日講壇的講道篇上，甚至也可以將教會週報改為部落母語的週報，紀錄報告部落裡這一週所發生的事件和故事。其次，部落母語要如何將中文、英文、或日文(部落的老人大部分會使用的語言)納入到我們部落母語的語彙裡，產生新字彙和一意多字或同義字的字彙，來增加部落母語的語彙量。如何在我們有限的記音符號上面，將中文、英文和日文的語彙納入到部落母語語料裡，實際上也是攸關著台灣原住民部落語言，是否仍能在下一世紀可以茁壯的一個必要努力的方向。部落母語無法迎合年輕一代一般口說的語彙，或已經無法常態地在部落裡使用部落母語口說和寫作時，部落母語很自然將在下一世紀裡被淘汰，無法產生語言承載族群文化傳統的功能。

原住民部落母語情境詮釋法乃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經驗聖經詮釋法」的詮釋視界(horizon)之一，也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經驗詮釋法」在部落裡，要落實於閱讀聖經和部落傳統之詮釋方法之一，其目的是要通過部落族人自己所熟知的部落母語作一個吸引和開始，來發展立基於部落母語閱讀的視界和面向。在目前台灣原住民處境上來說，是具有部落意識和台灣原住民意識的詮釋方法。在神學上，如何使用部落的母語來談說原住民部落神學，讓學院式的神學轉化成部落族人可以聽得懂和可經驗得到的語彙。讓部落裡的族人嘗試回溯那些用來陳述基督教信仰內容之部落母語，背後之部落族人的傳統宗教信仰內涵，來激盪部落族人在教會裡已經長久被消音的各族群部落傳統宗教精神，並讓原住民部落神學成為原住民部落裡可閱讀和反省的素材。

在聖經詮釋上，部落母語詮釋法，透過文化語言的角度，將部落母語的詮釋向度，深入到聖經和部落傳統文化語言世界，挖掘通過部落母語再述的聖經和部落傳統背後的文化語言世界之內容，並將語言和文化進一步作人類經驗和人

類生命的連結，來觸動部落族人深層生命經驗和部落傳統智慧與哲學的再現。台灣原住民神學當是一個屬於部落族人的「部落神學」：由部落經驗出發，進入到部落母語世界，在部落情境裡再現，和享受上帝從亙古就賦予在族人的傳統上的智慧；從部落所經驗的痛苦和希望出發，邁入到更廣社會、政治、教育、文化、土地、族群、國家、和人權更多議題，來讓部落族人活出更有尊嚴的生命和生活。

台灣原住民部落裡所發展的基督教，早已經在台灣原住民部落傳統文化裡吸收了部落傳統宗教的養分；早已經具有部落傳統文化特色的基督教，教會成長於部落，也分享著來自原住民傳統文化和部落語言的哲學和智慧。當我們告白創造我們台灣原住民的上帝用我們部落母語向我們說話，可以激動我們族人在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上有自信地去挖掘；耶穌是上帝，卻成了人肉體的樣式進入到自己族群當中說自己族群的母語，和自己的族人生活在一起，共同經驗外來統治者對於自己族群的壓迫和統治，可以激發部落族人在自己傳統上面的堅持和延續。部落母語詮釋法可以開展的空間和世界，會隨著我們瞭解部落傳統的多少和深寬來決定，愈開放去探索部落母語背後的傳統，愈能將部落裡的基督教信仰和族人的心靈結合的愈寬愈深，這是新時代台灣原住民教會和部落基督徒族人一個有意義的信仰討戰！

#### Abstract (摘要)

部落母語聖經詮釋法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經驗聖經詮釋法」的一個詮釋視界之一，Walis 想透過台灣原住民部落裡族人所熟悉的部落母語，來開展一個立基於部落經驗裡的閱讀模式，來實際應用在部落裡的母語聖經和部落傳統的閱讀和詮釋。本篇，首先，Walis 先對台灣原住民部落處境裡的部落母語，在過去和現今所凸顯的部落母語狀況作一些概略說明和認識。本論裡 Walis 透過部落母語所呈現的跨越-連結、再解釋-再建構、和激盪-分享等功能，將部落裡的基督教和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信仰，聖經經文信息與原住民部落祖先傳統，和聖經裡的族群和台灣原住民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作一個有機性的連結閱讀，來開啟部落母語在台灣原住民部落族人實踐在聖經和部落傳統詮釋上可展開論述空間的潛力。

